

趙註孟子

十一之十四

2192
4 止



信
2/92
4止

孟子卷十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明後學東吳俞蟠訂

告子章句上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
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
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
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捲也。以人性為仁義，猶

以杞柳為柷捲也。告子以為人性為才幹，義為成器。

柳也。曰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柷捲，柷素也。

道主孟子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柶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柶捲也。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所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其柶捲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柶捲乎。言必殘賊也。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柶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孟子言以人身為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柶捲。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以告子轉性為仁義。

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蓋歎辭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

西也。湍。水圍也。謂湍水。湍。繫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

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

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

告子曰。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頽。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頽。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性也。

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

異性。

曰。然。告子曰。然。曰。然。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

歟。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入於白。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

曰。然。告子曰。然。誠以為同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言犬

之性。豈與牛同所欲乎。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之人

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

孟子曰。何以為仁內。義外也。孟子怪告子是言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

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告子言見彼人年長長大。故我長敬

之。長大者非在我者也。猶白色見於外者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

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

乎。長之者義乎。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

老人邪且謂老者為義乎將謂敬老者為有義乎且敬老者已也何以為外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

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

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告子曰愛從已則已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

外故曰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

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歟。孟子曰耆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

已之老亦同已情性敬之雖非已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

也。

子墨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季子亦以為義外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曰誰敬也

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兄也

酌則誰先。季子曰酌酒則誰先酌

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鄉人

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曰所

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

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

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

之敬在鄉人。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賓位，故先

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子則敬，果在外，非由

內也。廣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

在外也。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

可復謂之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公都子道告子以為人性在化

無本善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

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

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

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

微子啓。王子比干。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為君象為臣不能使之為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為不仁是亦各有性也矣。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為非歟。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若順也性與情相為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

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

彝也。故好是懿德。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

之秉彝。彝。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

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之厄。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

今夫粳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

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

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粳。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粳。言人性之同。

如此。粳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

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簣也。屨之

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大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

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

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

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為知聲之微妙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言人之心性皆同也。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心所同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之悅口。誰不也。同。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

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未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百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

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

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

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

情也哉。且晝。日晝也。其所為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梏之反覆。利害于其

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為未嘗有善本性。此非人之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

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心之謂

與。誠得其養。若雨露于草木。法度于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

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為若是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

輔之故
言此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

有萌焉。何哉。

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

于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芽生也。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奕博

也。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數。棊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

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

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

有鴻鵠將至。使緩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

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奕。

曰奕秋。使教二人奕。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志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為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者亦若是。

子墨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熊掌。熊蹯也。以喻義。

魚以喻生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尚不以此止乎所謂失其本心者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知求雞犬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

之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為指之不若人故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友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

弗思甚也。

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

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者也。宜孟子有是以言之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

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

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天寸之膚養相及也。

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考知其善否皆在已之所養也。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

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

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害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故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楛棘。則為賤場師焉。

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圍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楛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

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飲食之人。人所賤之者。為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

但為肥長尺寸之膚
哉亦以懷其道德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同鈞

也言有大
有小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大體
心思

禮義小體
縱恣情態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
子言

人何獨有
從小體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
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

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

為大人而已矣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為
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

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
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
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
情慾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之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以德
人爵以祿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

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
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

終亦必亡而已矣。

棄善忘德，終必亡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

耳矣。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

賤之。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

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所自有也者，他人不能賤之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

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

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

矣，膏粱，細梁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今之為仁者，猶

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

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水勝

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以此則謂水不勝火，為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

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

成，猶是也，可食為仁，不成，猶是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古

之善射者、穀、張弩付的者、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得射者之張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攻木

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

子思子卷十一終

子思子卷十二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國之人、問孟子於屋廬、連問

若何者、為重、

曰。禮重。答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曰。禮重。重如上也、

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

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任人難屋廬子

云若是則必待禮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

是也何有。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為不可答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

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

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

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

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

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鈎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

往應之曰。紆凡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紆則不

得食。則將紆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

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紆。戾也。樓。牽也。

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曹君之弟。

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

而已。如何則可。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之何。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

曹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

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

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

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鳥獲

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鳥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為

之耳。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

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

者，患不肯為也。

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

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

之行，是桀而已矣。孝悌而已，人所能也，堯服衣服

言，桀行淫虐之行，為堯似堯，為桀似桀而已矣。

公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交

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

求之有餘師。

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若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

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館學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

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

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

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固陋也高子年長孟

子曰陋哉高父之為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

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

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

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

孝矣。五十而慕。

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

死人尚或堊之而曾不關已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為如是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耳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為不得矣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宋輕、宋

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問欲何之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

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輕

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孟子敬宋

輕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其指，欲如何說之。

曰：我將言其不利也。輕曰：我將為二王言與兵之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

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

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

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

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與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從而亡矣。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

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

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

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名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

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

任君李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亦不答之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

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

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此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

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間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為相，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

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為相，故不見尚書洛誥篇曰：享多

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

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為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

得越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為相，得循行國中，但遙交越，為其不尊賢，故禮答而不見之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

此乎。淳于髡，姓髡，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

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

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

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伊尹為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

之，如是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貢人雖異道，所履則一也。

一者何也。髡問

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

也。趨於彛仁而已，髡為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

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髡曰：魯繆

休為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子之孫，伋也。二人為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為。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

則亡，削何可得歟。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

不用賢也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

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

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

衛詩竹箏之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

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縣駒處之。故曰齊右善

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

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劫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為賢者。不見其功。故謂

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之矣。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

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

衆人固不識也。孟子言孔子為司寇為賢臣。不用

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聘炙者為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

者以為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

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為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識君子之所為。智髡不能知賢者之志也。

子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

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

罪人也。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

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

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

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不朝。則

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

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擄諸侯

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巡狩述職

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培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擄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為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

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

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

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

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

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

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巳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為嫡妻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為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

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有君

惡命臣長大而宜之其罪在不能阻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之而導君為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

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然且不可

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

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為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不悅故

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之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

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為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為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為况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也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

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辟土地侵小國也充府庫重賦歛也今之所謂良臣於古之法為民賊者也賊傷民也故謂之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富之為富，祭也。謂若夏桀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

謂民賊也。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與說

同上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

也。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

其位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省賦利民，使二十

而稅一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

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之所

言而已矣。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

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

一而足也。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

十而取一而足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

也。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敘。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為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子為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丹名。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白圭為治除

之。因自謂過乎禹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

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

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子之所言過矣。禹除

中國之害。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

為之。自以為愈於禹。是子亦過甚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為君子之道。捨信。將

安所執之邪。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

樂政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人道德得行。為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

識乎。曰。否。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丑問無此三者何為喜而不寐

魯曰。其為人也好善。孟子言樂正子之為人也能好善故為之喜

好善足乎。丑問以但好善足以治國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

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

人將曰。詭詭。予既已知之矣。詭詭之聲音顏色。距

人於千里之外。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米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舜是也。

何况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詭詭。殘

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

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

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

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古之君子。謂何禮可以仕也。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

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

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

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若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

刺矣。

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

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為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

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

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傅說築傅

巖，武丁舉以為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為商，文王於鬻賤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臣

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為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

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為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

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之資絕糧，所行不從，拂矣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

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以不能行之者也。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

發於聲，而後喻。

人常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為，以不能為能也。困，齊

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骨中，而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齊戚商歌桓公異之，是而已矣。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

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轉弱

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之而已矣。

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潔也，我不潔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

修學而為仁義，是亦教誨之一道也。

孟子卷十二終

子學卷十三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盡心章句上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為篇題。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性有仁義

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地之貴。

善者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能存其心、養其性、可謂仁人、天道好

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

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貳、二也、仁人

已、雖見前人或歿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歿若

所以立命之本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

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已。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

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

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畏壓溺死、禮所不弔、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

我者也。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

也。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爵祿

須知已、知已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物、事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

無虛則樂莫大焉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當自強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為近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眾也。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無所愛而不能者。明其道以施於

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爲善。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爲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

之入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人不可以無所羞耻也。論語曰。行已有耻。

無耻之耻。無耻矣。人能耻己之無所耻。是爲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耻辱之

累也。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

耻者。爲不正之道。正人之所耻爲也。今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爲一切可勝敵之宜。無以錯於廉耻之心。

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不耻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樂善而自卑。若高宗得傳說而稟命。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何獨不然。何獨不

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

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

亟。而況得而臣之乎。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致敬盡禮。

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臣之者乎。

子墨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

囂。人不知，亦囂囂。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

貌也。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

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

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

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

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

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

善天下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凡民無自知者也。故由文王之化，乃能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之才，

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身，正其行，不陷溺也。

子墨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

矣。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

欲然不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其過人甚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其雖

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

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謂殺大辟之罪者，以生殺人故也。殺此罪

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

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王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

殺之而不怨，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

之教，又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遷善為之大道者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

曰小補之哉。君子通於聖人，聖人知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

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

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

心。畏之、不逋怠、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

也、知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人、仁、義之心、少而皆

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間、鹿豕近人、若與

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

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也。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

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無使人為己所不欲為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先之、如此則人道足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人所以有

道術才智者、以其在於有疾疾之人、疾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此即人之

疾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為仁義故至於達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事君求君之意

為苟容以悅君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

悅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天民知

可行而行可止而止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大丈夫不為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

正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

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

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

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君子重言是美之也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廣土眾民大國諸侯

也所樂不存欲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大行行之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

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

晬然潤澤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人自曉喻而

知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已

於上篇

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仁人之

呼復歸之矣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

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

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

五雞

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為畜產之本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

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

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

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易，治也。疇，井也。庶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

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

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

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

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而何有不仁者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所覽人者，意大

觀小者志小也。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水中大波也。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容光，小卻也。言大明照幽微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

成章不達。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

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

與善之間也

分，盜跖也，跖舜之分，故以此別之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楊朱

也，為我為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為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

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為之也。

子莫執中。

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

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

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大而廢百也。

所以惡執一者

為其不知權，以一一知而廢百道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

渴害之也。

饑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為利欲所害，亦猶飢

渴得之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大也，柳下惠，朝

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

棄井也。

有為為仁義也。輒八尺也。雖浚而不及泉。喻有為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性之性之。

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五霸而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

安知其不真。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故太甲于桐。民大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

不賢。則固可放與。

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臣人。

兼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

乃生何可放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魏詩。

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

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君子能使。

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身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為不

可以食祿。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為事者耶。

孟子曰。尚志。尚貴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

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

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

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為貴。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為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

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

奚可哉。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叙。何可以其小廉信以

為大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問臯陶為士官。主執罪人。瞽叟惡暴而殺人。則臯陶如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子曰。臯陶執之耳。

然則舜不禁與。桃應以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

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應問舜為之將如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

處。終身訥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屣。踐草履也。敝

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訥然。忽忘天下之為至貴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

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入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

孟子曰。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

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言王子宫

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况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

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埳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

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

子盥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

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子謂君

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抑陰之義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春之喪，猶愈於已乎。齊

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春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此。

孟子曰：是猶或紆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

亦教之孝悌而已矣。紆，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

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春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

曰：若此者何如也。世曰：王之戚夫人死，迫於適夫

諸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

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

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教民之道有五品

有如時雨化之者教之漸漬而浹洽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私獨淑善

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此以為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

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不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

其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

之。大匠不為新學拙工改廢繩墨必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變其穀率之法也穀弩

張鶴長率之正禮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穀弩而不發以待數偶也於

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

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

道不待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滕更

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
 公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接已之

貴勢。接已之有賢才。接已長老。接已當有功勞之
 恩。接已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

望師之待。以異意而答之。皆所不當
 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
 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已。葉也。於義所不當

以不可而葉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
 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自安矣。不審

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
 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物謂凡物可以

自之。而不加之仁。若
 犧牲。不得不殺也。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臨民以非已族類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

次者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

急親賢之為務。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其賢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

人。急親賢也。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

愛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一一自往

親加恩

惠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

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緦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

流歎長歎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歎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飯長歎而問無齒決類也。

齒決。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緦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歎。長歎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歎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飯長歎而問無齒決類也。

子學子卷十三 終

子學子卷十四

漢太常京兆趙 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 蟠訂

盡心章句下

子學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

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

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等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

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靡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言惠王貪利隣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靡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人矣。征者上伐

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

孔子舉毫毛之善。敗纖芥之惡。故百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皆不得其正者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

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

血之流杵也。書尚書經有所美言。爭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

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于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索文。而皆信之哉。武成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帥。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

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

怨曰奚為後我

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

征何謂而後我已說於上篇矣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

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

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為小臣者也書云虎賁

警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喪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

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國安用善戰陳者

子學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梓匠輪輿之工

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之法亦不能成器也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以

善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

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糗飯乾糲也袵畫也果侍也舜

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為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故自當有之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

一間耳

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

耳與自殺其親何異哉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為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

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况他人乎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

亂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子類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

訟之致禍鄭公子染指龜羹之類是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

事則財用不足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曰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

上下之敘泯亂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有所不足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

有也不仁得國者謂象封於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

有土舟朱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焉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

為天子。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子，殷湯周文是也。

得乎天子為諸侯。得天子之心，封以為諸侯。

得乎諸侯為大夫。得諸侯之心，諸侯能以為大夫。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

變置社稷。犧牲已成，肥腍梁稻已成，潔精祭祀，社

稷嘗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之清，柳下

惠之和，聖人之繫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

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

炙之者乎？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

是喻聞尚然，况於親見而薰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行仁恩者，人

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

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遲遲接淅說見上篇言矣。

不復說焉。

孟子曰：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孔子

也。論語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危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見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姓，稽，名，仕者也。為眾口所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

賴人之口，如之何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審己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仕者，亦

益多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

不殄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下羣小，怨小人聚

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黍離之篇，曰：肆不殄厥慍，殄，絕，慍，怒也。亦不殄厥問，殄，失也。言文王不殄絕，吠夷之慍，怒，亦不能殄，失文王之善聲問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

賢者治國，法度昭明，明於道德，是躬行之道。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

能治，而欲使人昭明，不可得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

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爲路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

禹之尚轂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高子曰禹時鐘在者追蠡也追鐘鈕也鈕磨齧處淡矣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

鐘不然以禹爲尚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曰是何

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齧

其限切激者川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國之人皆以爲

夫子將復若發棠時勸也殆不可復言之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

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

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

笑之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以爲士之於野

何謂善。何謂信。不害為善信之行謂何。

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

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已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

為善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已。乃謂人有之。是為信人。不憶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

是為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宜揚之。使有光輝。是為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

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為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能善信。在者之中。四者之下也。

子墨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斯受之而

已矣。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達禮。楊朱道為已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

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

之。苙。欄也。招。買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欄。則可。又復從而買之。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甚。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征。賦也。國有軍旅之

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也。縷。紩。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廝養之役也。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

父子離。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

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隣國隣國不犯實土地也。使民以時居不離散實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實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氏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孟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歿矣。孟成括。孟成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

問道未達而去。後仕于齊。孟子聞而嗟嘆曰。歿矣。孟成括。知其必歿。

孟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門人

問孟子何以知之也。

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

殺其軀而已矣。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為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卑之道。適

足以害其身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館舍也。上宮。博也。孟子舍

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

從者之廖也。屨。屨屨也。業。繡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意。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

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廖。屨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

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來。隨事我。木為欲竊屨

故來邪。

曰。殆非也。館人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

夫予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

斯受之而已矣。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
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
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殆非
為是來亦天不能保
知謙以益之而已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
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
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

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皆有不喜
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
止欲使若所不喜為此者義人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以皆有
之心能充大之以為
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穿牆喻屋
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
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爾汝
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
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飾之也可以言而不言。
是以不言飾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飾取也人之

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
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
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
是皆
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穿窬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

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

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身正物正。天下平矣。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

自任者輕。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

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如善於民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

哭於而哀。非為生者也。哭者有德。哭者哀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行經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性不忍欺人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大。行命以待

之而已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

孟子言說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而已。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仞。八尺也。榱。題屋霤也。堂

高數仞，椳題數尺，奢太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屋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極五味之

前方一丈，侍妾衆多，至數百人也。

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般

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般於遊田也。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

畏彼哉？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耻為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

為當畏彼人乎哉。

子亭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口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饑

虎之類也，然亦寡矣。

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者寡矣。謂貪而不仁，蒙先

壓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衆。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

與羊棗孰美？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唯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

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

孟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

贈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

名所獨也。孟子言贈炙雖美人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

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

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孔子在陳不遇

賢人上下無所交蓋嘆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

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者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

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

必得。故思其次也。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者取狷者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

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言人行如

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踴躍譎詭論語曰師也僻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也

牧皮行與一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

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為狂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

掩焉者也

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

是其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

也是又其次也

屑潔也不潔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取賤惡行不

潔者則可與言矣是獯人次于狂者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

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

無恨心耳以其鄉原賊德故也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萬章問鄉原之惡如何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

善斯可矣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孟子言鄉原之人言

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為生斯世但當取為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為合眾之行媚愛也故闔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

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

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貴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為賊德，何為也。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

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汚亂之世，為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

行其身，若似廉潔為行矣，眾皆悅美之，其人自以

所行為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為有德，故曰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

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

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此其而非

之所惡也。莠之莖華似苗，故八節節似有莠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

似朱，朱赤也，鄉原惑眾，似有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惡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

慝矣。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於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眾民興起，而家給人足

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為邪惡之行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

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于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尊之，以致其道。言難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

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伊尹，擊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

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

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太公望，呂尚也。魏曰：師尚父，散

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

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

爾，則亦無有乎爾。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

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為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邾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為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

子學卷十四 終

